

冬日暖阳

王永港

昨夜一场风,几乎吹尽了树上的黄叶,只剩下几片坚强又倔强地立在枝头。

冬日的午后,阳光有点惨淡,仅存的一点温暖也让寒风吹得无影无踪。我裹了裹衣服,独自走在清冷的街头。思绪,也似乎被冻住了,脑子一片空白,有的只是冬天的来临,寒冷的味道。

“卖菜来,刚下来的新鲜大白菜,小兄弟,买点白菜吧。”

一阵吆喝声,打断了我的思绪。

循着声音望去,一位老大爷,头发花白,满脸皱纹,一件破羊皮袄,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沙哑着声音,正对着我吆喝着。

“小兄弟,看看这白菜,今天早上刚从地里拉来的,新鲜

着呢,买两颗吧!”

我看了看老大爷,又看了看车上的白菜,满满一车,几乎还没怎么卖。老大爷一边用粗糙的手抚摸着白菜,一边用祈求的眼神儿看着我。

看着老大爷饱经风霜的面孔,忽然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。父亲也是一位菜农,背井离乡在外二十多年,种了二十多年菜,卖了二十多年菜,或许现在,父亲也正蜷缩在某个街头,正在吆喝着卖菜。记得以前学生时代,每年的暑假,我都要回去帮父亲卖菜。天刚蒙蒙亮,父亲开着手扶拖拉机就出发了,为了赶早市,饭都顾不上吃。早市结束后,剩下的菜就只能走村串巷地吆喝了。“卖菜来,新鲜的蔬菜,茄子辣椒西红柿,韭菜黄瓜大葱来。”父亲

边走边吆喝着,那苍老而又略带沙哑的声音,回荡在空寂而又无人的巷子里,和着热辣辣的阳光,显得沉闷而空洞。如今父亲也接近七十了,今年暑假回去,看到父亲头上又添了许多白发,腰腿疼痛得厉害,更显得苍老了。

“叔叔,你就买两颗白菜吧。”

一声稚嫩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。

一个小男孩,站在老大爷的身旁,胖乎乎的小脸蛋,冻得红彤彤的,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,正盯着我。

“好哩,大爷,给我称两颗。”

我一边看着孩子,一边问:“小朋友,今年几岁了?”

“我今年四岁了。”

“小朋友,真乖,这么小就知道帮爷爷卖菜了。”

我称赞着。

“是啊,这孩子可听话了。他爸妈出去打工了,一年也回不来两次,留下这孩子我们老两口照顾。春花生收完,我就种了两亩地的白菜,想着换两个零花钱,就拉城里来卖,这孩子非跟我来。谁知赶上今年大丰收,菜价又上不来,不好卖,大冷的天,让孩子受苦了。”老大爷一边给我称菜,一边絮叨着。

“两颗白菜,正好八块钱,您拿好咯。”老大爷把称好的白菜装袋,递给我。

我拿出十元钱,交给小男孩。“小朋友,剩下的不用找了,留着买糖吃。”我拎起白菜,就快步走了。

“小伙子,那怎么行,等一下,找你钱……”老大爷沙哑的声音被风吹散在寒冷的空气里。

“叔叔,找你的钱!”

我还没走多远,孩子就撵了上来,双手高高举着两元钱。

“爷爷说了,我们卖菜,公平公正,绝不多要一分钱!”

看着孩子认真的表情,望着老大爷坚定的目光,我忽然想到了什么。我拿出手机,快速地拍下这一幕,随即打开微信,认真地编辑起来,希望更多的人看到这一幕……

风仍在呼呼地刮着,抬头,不知何时,阳光已变得温暖起来。看着这个可爱的孩子,还有卖菜的老大爷,我的心头忽然涌入一股暖流,甜甜的……

冬趣

曹化君

上下来,两只小手倒换着一下一下伸向红火苗,仿佛两只啄食米粒的小鸡仔。忽然又变了花样,抓挠着,旋转着,忽闪着,和红火苗跳着不知什么舞似的,哗哗剥剥的声响是背景音乐。

妈妈,我的手都出汗了,还有脚。

妈妈伸手刮一下女孩的鼻尖儿,粘了一手小水珠。

妈妈,地瓜烤好了么?

不等妈妈回答,女孩已跑进厨房,蹲在灶门前。

妈妈走过来,拿过女孩手里的铁钩子,把地瓜从锅底扒出来,捏捏,又扔进去,埋进暗火里。女孩急得在原地打转转,仿佛小花猫追逐自己的小尾巴。

妈妈,啥时候烤好?

妈妈,香气都冒出来了。

妈妈,我都闻见糊味了……

小馋猫,好了好了。

女孩揪下那搓褪了皮的挂着糖稀的烤地瓜,吹吹,放嘴里,满足地咽下去,再揪下一小块儿。地瓜的热气

供暖两个星期了,取暖费还没有交,屋子里冷嗖嗖的。

我是故意拖延着不交的,冷着好呀,才热闹,有趣。

刺啦,妈妈划着一根火柴,点着手里的一把麦秸,扔进柴火堆,噌地蹿出一尾红火苗。

咣啷,女孩扑进门来,扔掉书包,走向柴火堆,两只小手鼹鼠般从袖筒里钻出来,扎煞着,伸向红火苗,犹如两簇盛开的彼岸花。

妈妈拿起脚边的长木棍,捅进柴火堆,翻挑几下,红火苗唿唿往上蹿,漫过女孩的手,漫过女孩的脸,漫过了女孩的头。女孩跳蹦着,啊呀着,往后倒退两步,又围

还

没有散尽的时候,女孩就吃完了,红艳艳的舌尖儿小蛇般绕嘴唇转一圈,再转一圈,意犹未尽地说,妈妈,明天烤俩儿。

吃完晚饭,女孩又有了心事,跑到大门口,又跑回堂屋,搬起一个小板凳,又跑到大门口,把小板凳靠墙放地下,站上去,伸手拽下一个玉米棒,飞进堂屋。

妈妈,被窝都烫热了。

妈妈伸手撩开被窝,端出火盆,撤掉火烘子。女孩扎进被窝,把脚伸向放火盆的那片儿,真热,却一点儿不烫。

母亲拿起玉米棒,搓下一把粒儿,放进火盆,埋进暗火里。女孩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火盆,仿佛等待一场盛大的晚宴或狂欢。

妈妈,蹦出来了!又蹦出来一个!妈妈,蹦窗台上去了!

妈妈又不是猴子。

女孩咯咯地笑,妈妈也乐得哈哈的,仿佛两朵璀璨的玉米花。

吃完了玉米花,女孩又有了心事。

妈妈,啥时下雪?

妈妈,您还给我堆个和去年一样的雪人儿。

妈妈,我还想听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……

雪粒儿终于耐不住女孩的念叨,唰唰啦啦落下来,转眼变成雪花儿,一朵一朵,忽东忽西地飘。女孩满院子追,一边唱:小雪花,飘在空中像朵花。小雪花,飘在窗上变窗花。小雪花,飘在手上不见了……

咣啷一声,大兴从大门走进来,咂巴咂巴嘴唇,问女孩,猜猜我吃的啥饭?女孩摇头,大兴说,烧雪球,啧啧,真香。

女孩急忙弯下身子,抓一把雪,转成球,再抓一把,转进雪球里,再抓一把,再抓一把,直到手拿不住了,女孩怀抱着大雪球跑进厨房。

姐姐走进来,好奇着走向女孩,看见锅底的雪球,笑傻了似的眼眼眼咯咯咯地停不下来,一边骂,傻瓜。女孩嘟起嘴说,大兴家晚上就吃的烧雪球,他说可香呢。姐姐更加起劲地笑,眼泪都出来了,一边骂,大傻瓜。女孩哇一声哭起来,妈妈,我的烧雪球不见了。妈妈牵起女孩的手,走,咱去堆雪人,女孩破涕为笑。

女孩围着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唱呀跳呀,突然跑向妈妈,王子啥时候来?话未出口又咽回去了。她觉得她就是白雪公主,等待王子从天而降,把她带到花团锦簇的王宫。

打爆米花喽——

楼下传来嗒嗒的脚步声和叽叽喳喳的人语音,突然咣啷一声,空气里飘荡着一股似曾相识的香味儿。

屋子里越来越冷,到底扛不住了,我拿过手机,扫码交费。

冬天的热闹和乐趣,在僻静的农家院落,在时光深处,在梦里。

